

從昆明到喜馬拉雅

白 辛

651

研究所

44.65/
184.

区克达克大坂



桑株大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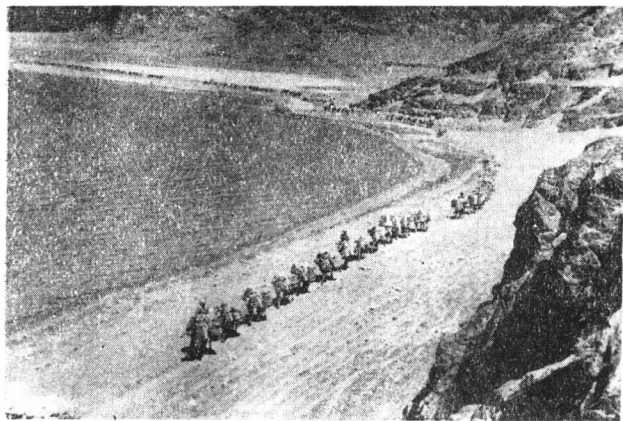
途
中



打
野
牛

在
喀
喇
崙
山
里
宿
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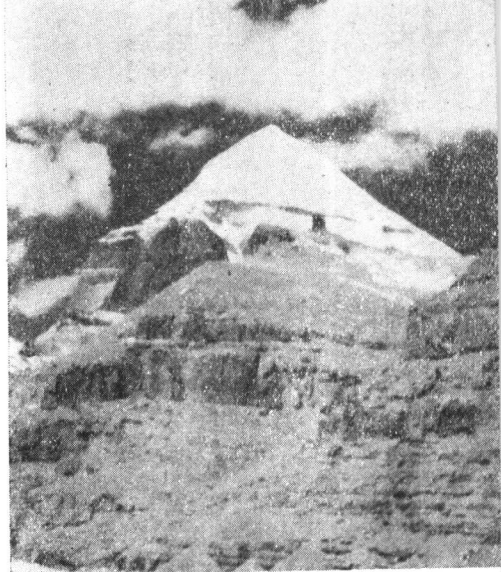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一座湖



第一个宗



岡底斯山的主峰



香 客

目 次

昆侖山.....	1
岡底斯山.....	31
喜馬拉雅山.....	59
帕米尔高原历险記.....	77

昆 仑 山

一 冰山上的玫瑰

一九五五年我从“波密亦罗·帕米尔”沿着公格尔山的西麓下来，住在喀什克尔城里休息。有几个搞文艺创作的朋友，他们听到过很多有关藏北阿里区的自然、山川、风土人情、斗争故事的传说。他们希望我能到那里去旅行，拍一部电影。

做为一个旅行者，能用足迹填补起地图上的空白，把祖国瑰丽的山河大地一览无余，形象地画在心里，做勘探队、地质学者的先行报马，而尤其是越过昆仑山、冈底斯山，到喜马拉雅山，访问一次称为高原的高原、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台地，那又是多么令人意往神驰呵！

转年的春天，在北京又遇见了一位喀什克尔的朋友，他依旧怂恿我去阿里。我们一块乘公共汽车去颐和园的途中，他给我讲了一个昆仑山里的故事：

说是去往阿里的骆驼运输队里，有个来自戈壁滩上

綠洲里的新战士。当他随着大队爬上昆侖大坂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近这样险峻的高山。按一般的說法是：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，可登上昆侖山便是“这山望着那山低”了。在笔立的冰山上盘旋着一条瑣明的羊腸小道，长长的駱駝队先是在云雾里鑽进鑽出，时隐时現。后来渐渐走到浮云的頂上，自然是愈爬愈高，愈高愈险。这个战士几次看看足下深不見底的万丈冰崖，便感到头晕目眩，一陣陣想要嘔吐。当他牵着駱駝拐过一个山湾，突然一陣怒吼的风暴卷着雪潮迎面向他扑来。一峰駱駝嘶鳴一声便失足滾得无影无踪了。他慌张地想把捉住点甚么，身边是光秃秃的冰壁；他想俯伏在小路上，身后的駱駝又向前拥挤。风，象一个怪人揪住他狠狠地搖晃几下，这个战士就象一片叶子似的从万丈冰崖上滑脫了……。

不知他在冰谷里睡了多久才苏醒过来，渐渐觉得周身痠痛、寒冷。看看身边象棉花团子一样深厚的雪窝子，他才明白，为甚么沒有摔成肉泥，僥幸的活着。

他用手扒了十几道梯級，从雪窝子里爬出来，翹首回望那云雾迷漫冻结着冰凌的絕壁，他知道只有沿着雪谷去另寻生路了。

风暴过去了，天空晴朗起来，高原上的天空洼蓝洼蓝的。突然，他望見蓝天与皚皚白雪之間，燃烧着一片鮮紅的大火。

“火”！給他帶來了希望，也給他帶來了渴望的溫暖。他振作起精神踉蹌地向着大火奔去。他奇怪這片大火為什麼沒有煙霧，也沒有跳躍的火舌。等走近一看，哪里有甚麼火，原來是一片鮮艷火紅的花樹，象桃花，而又不是桃花。“多奇怪，在冰天雪地里會有植物，綻開這般美麗的花朵！”他一邊納悶，一邊往樹叢里走，走了沒几步，發現在棕樹下睡着一個姑娘。走近一看，原來這個姑娘後半邊身體已經凍在冰里。戰士拂去她臉上桃紅的花瓣，這姑娘依然面色如生，非常美麗。在姑娘的手指上戴着一枚赤金戒指；戰士把戒指摘下來，不知又挨了幾天几夜，他才鑽出了雪谷。

在追趕隊伍的途中，他逢人便問：“誰認識這枚戒指？”有一天他在一家黑爾黑滋老牧羊人的帳篷里借宿，又拿出戒指給老人看。老人在燈下舉着戒指楞了一會，激動地抹一把眼淚，便問戰士是從哪里得來的……。

原來這枚戒指正是老人的女兒的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在三十年前有一支野蠻的部落侵入黑爾黑滋人居住的昆侖山里，霸占了他們的牛羊、帳篷。為了抗拒侵略者的蹂躪、掠奪，老人的女兒英勇抗敵，后被叛徒出賣，聽說敵人对她百般的折磨，她死不屈服；敵人便把她從懸崖上推下去。

事後，黑爾黑滋人尋找了很久，象謎一樣，誰也找不

到她遇难的地点。因为尸体在高原上风干不坏，所以在三十年后才被这个战士发现了……。

我的朋友說他正在找一些黑尔黑兹族的历史材料，准备写个剧本，这个剧本也許就叫“冰山上的玫瑰”。最后他希望我能去阿里，順便帮他深入的了解一下。

一九五六年十月底，制片厂同意我去阿里的意見，估計做这样一次长途旅行，起碼可以拍成三部影片。十一月中旬我們便到达新疆“桑株”的阿里兵站（駱駝运输队的駐地）。可是駱駝要明年春暖花开才能进山，这就給予我們一个充分的时间，在昆仑山北麓、塔里木盆地的边缘盘桓一番。

二 在塔里木的遭遇

塔里木盆地，原来在我的概念中是一片沒有色彩、沒有声音的、枯寂的沙海；但事实却正相反，如果有更多的时间观察它，就可以发现这黃色的海洋，变化万端，愈接近它，它便愈召唤着你，吸引着你。不管你是个地質学家、考古学家，或是旅行家，只要你有駱駝，有水，有足够的粮食，那就尽管向东直去。据說任何一个旅人，如果不在途中丧失毅力，美丽的和闐河，便会自南而北的切开塔里木的腹地，在前面等待着你。否則你就要克制着、戒备着、

不要憑借熱情輕易撲進它的懷里，它會像個老魔法師，讓你永遠圍着一個中心，繞着走不完的圈子。

我喜歡塔里木，但是不敢深入，我經常貼着它的邊緣走進去三里五里，便急忙循着馬的蹄跡退出來。

當地的老鄉告訴我，離我們住地三十多華里過去有個“大巴依”^①，從他的家往東、西、南三個方向隨便你往哪個方向騎馬跑一天，都是他的土地。這個大巴依就貼着塔里木的邊邊修建了一座近乎宮殿式的宅院，有花園、果園，專門開一道小渠環繞着他游宴的草地。無疑他是這一帶塔里木邊沿的土皇帝。現在大巴依的宅院已改為學校了，據說維吾爾匠人在里边留下的精工妙筆倒很有一看的價值。

次日，天上的月光還散着淡淡的余輝，我便上馬出發了。雖然天氣很冷，但是沒有風沙，空氣顯然格外新鮮純淨，縈繞于塔里木上空的雲霧，輕輕地移動着，似乎它正微微的欠伸，還未蘇醒……。

漸漸從霧靄里浸潤出一道淡紅色的朝霞，天明了，透過稀薄的雲霧，往常，荒野、粗獷、蒼勁的檉柳，起伏蔓延的沙丘組成的无边无际的黃色的沙海不見了。在檉柳的枝干上織成一片白銀色的紗網，空間繽紛飞舞着晶明的

① 大巴依即大地主。

六角冰花，一夜之間它裝扮成一位嫵靜的披着面紗的新娘……。

我想選擇一個凸出的沙丘，俯瞰銀裝的塔里木，拍一張照片。於是掉轉馬頭走進塔里木，去尋找最高的沙丘。走了一程又一程，一直在沙丘里轉，正象在大海里游泳的人看不清哪一級是最高的浪頭，有時選擇好目標，估計這個該差不多了罷，但是爬上去之後才知道它並不是最高的。

太陽透過雲霧探探頭，剛打個照面就不見了。從正北方滾來濃密的霧，淹沒遮擋住一切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一片茫茫的灰褐，封閉了視覺。我感到一陣陣難以忍耐的窒息。我知道在黑夜里，馬可以辨識走過的路途。於是把馬調過頭對正來路，希望它能把我從這困境中馱出去。進來只走了五十幾分鐘，往出走已經走了兩個小時還沒摸着塔里木的邊際，於是開始意識到方向錯了！是不是我已經在轉着一個繞不完的圈子，還是完全向一個相反的方向走？在這個時候不能象一個無頭蒼蠅似的亂撞，要冷靜的停下來。把繮繩斜挎在肩上（免得馬溜繮），摸着折了些干枯的檉柳，燃起火來取暖，照着這片濃霧過去，看見太陽好辨別方向。

有時頭上微微透露出一点淡淡灰藍色的空隙，很快又被滾滾的濃霧封閉了。除了馬“吐魯吐魯”抽着响鼻之

外，一切都是寂靜的。这种寂靜并不能使人得到松弛、休息，而是一种难耐的无声的拥挤。挨延到上午十点多，浓霧渐渐散开，塔里木这个老魔法师显示出它本来的面目，在浓霧里悄悄脫下銀色的晨装。

检查馬蹄留在細沙里的痕迹，发现我停下来的时候正是面朝西北。我應該往东南抄直径去汇合来时的南北蹄迹。走了一段想想这样不保險，索性直奔正南去找大路，然后再向东找我居住的村庄。走約三、四华里，发现在荒莽之間夹杂着一道道的沙牆，每逾一道沙牆乘馬便汗流如洗，要在沒腹的淤沙中翻滚掙扎。我估計正南的障碍要多些，但是偏东呢，沙牆仍然是一道連一道的。偏西沙牆少些，也薄些，于是又选择了偏西的方向……走約二十几分鐘，望着西面的天脚下浮起一层深褐色的边緣，边緣很快的扩大起来了，好像向天頂伸出一条手臂——在帕米尔高原上这种云朵是暴风的征兆。可是我想在大霧之后不会有大的风暴。（說是“我想”，勿宁說是忐忑的希望。）

不久，暴风的前哨从沙丘上揚起一格格の細沙来了，我知道无法摆脱这场噩运，我将象大海里的扁舟一样在巨浪里飘搖。第一批疾风从我面前二百公尺的沙丘上呼号着馳过去了。我躊躇着是否选择一个低凹的地势隐蔽一下，还没容我下定决心，新的疾风又把整团的沙塵卷起，

我閉住眼睛伏在鞍轡上打了個旋轉。就在这瞬間狂風暴發了，它咆哮着，跳躍着，咬着黃牙湧起沖天的浪濤。檉柳樹象被巨人揪住頭髮的瘋婦，呼天搶地的哭嚷……

、这时，如果下馬俯伏在任何一座沙陵的脚下，都随时有可能做为一个新沙丘的奠基石。我用圍巾把鼻子、嘴捂起来，勒回馬对着風暴，沙石鞭打着我的前額。眯縫着眼睛看看昏黃的太陽，它像一盞奄奄欲熄的燈火，指示着我奔逃的方向：“向南去，偏西！”我用盡力氣掙扎着，抗拒着，把臉貼住馬脖子呼吸，与这个粗暴的巨人較力，只要它不把我拋入半空，我便咬緊牙关：“向南去，偏西！”

太陽接近沙海邊緣的時候，風暴停息了。太陽把深紅色的光照，傾瀉在沙丘上，檉柳披着零亂的頭髮，拖着長長的影子，似乎在輕輕的喘息。

当我遇見第一個維吾爾老乡的時候，他說：“你去皮山縣城吧，到那只有兩三華里……”

靠着昆侖山的北麓，皮山縣在廣漠的瀚海之間是最适于旅人棲息的地方。駱駝隊、毛驢隊、大輪子牛車，每當黃昏便揚起一片烟塵，旅人們唱着情歌，打着口哨走進這戈壁間避風的港口。高大的白楊樹矗立在暮靄中，象一群身姿修長的少女，伸出纖細的手臂，輕輕地拂出天空里的星子。

于是，十字街口攏起一團團的篝火，寒冷的夜風里飄

着烤羊肉粘着辣子的香气；結束了一天的劳动、跋涉。人們穿着长筒靴子，輕輕地踏着柔軟的塵土，噙着帶点咸味的葵花子，悠然漫步，集聚在街口上聊天、訪友。

合作食堂、飯鋪却关門了。但是我却得到一頓別有风味的晚餐——蹲在篝火边上，就着干饅啃着紅沙瓢的西瓜。我很高兴这一天意外的奔波。这不是灾难，而是在我踏上漫长的旅途之前，做一次試驗性的鍛煉。

三 平凡的故事

往年春天似乎来得頗为容易，于不知不觉中“又是一年春草綠，依然十里杏花紅”。而今年在昆侖山下，寒冬偏是拖一条长长的尾巴迟迟不去。

鞭子挂在牆上是旅人最大的忧郁，我多么渴望着听到节奏輕快的馬蹄，在眼前不断展开新的境界，向遙遙的阿里长驅直入呵！

过了新年，每天悶在房子里，盼着春暖花开。雷万杰站长知道我的急躁情緒，經常說：“看看，你还需要了解什么？我們再談談……”有天我忽然想起来應該替我的朋友打听打听“冰山上的玫瑰”了，于是我就問站长：

“那就請你談談冰山上的玫瑰吧！”

站长同志莫明其妙的笑了：

“这回你可把我叫短了，我們这儿只有拉駱駝的，沒有甚么玫瑰呀！”

我估計这个美丽而抒情的題目他不知道，于是我从头到尾原原本本的又把故事重講了一遍，他一边听着，一边笑着，听完他說：

“这回事去年来个作家也講过，比你講的稍微朴素些。事隔一年，这个故事更完整丰富了！……”

他沉吟了一会：

“撿戒指的人还在，戒指可能他还保存着，等你过了昆侖山还可以遇見他。不过我倒非常希望来几个作家写我們拉駱駝的，就我們駱駝队的前前后后，也可以写几本好書……”

雷站长这种希望是可以理解的，在昆侖山这条运输战綫上有极其艰苦的斗争，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、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，因为地处边远，还没引起文艺工作者足够的注意。

五〇年七月一日，有一支探路队出发了，他們从玉閘向南翻过昆侖山到藏北阿里去。这支探路队仅憑着一个指南針，便越过七千余公尺的昆侖大坂，一路上他們吃的是野生动物，喝的是山羊的鮮血；衣服磨乱了，便披上兽皮。他們所走的道路，是地图上的空白，所以他們每住一个宿营地，便根据环境的特点起个名字：“甜海子”（有甜

水)、“苦海子”(水里有毒,不能喝),“抛衣山”(把破碎的衣服丢掉了)。冬天,他們走到了“札麻、滿包”(这是藏語翻譯起的名字,意为“木柴很多”),天寒,地冻,大雪封山,不能前进,所以只好住下来。由于地势高,气候恶劣,加之长期过着茹毛飲血的生活,大部分队员都患了水肿。同时医药缺乏,在荒山漠野里水肿就成了严重的威胁着这支探路队的不治之症。害病的队员们虽然知道他们旦夕便要同战友們永别,但是他们既不呻吟,也不叫苦,躺在冰冷地鋪上唱着自己編的歌子——“坚持到最后目的”,鼓励少数生存下来的战友,去完成他們未竟的“事业”。

轉年春天,生存下来的人們又繼續前進了,冲破重重困难,胜利的到达了藏北阿里的“噶尔昆沙”。英雄們足跡踏过的两千余华里的道路,以及他們勇敢、堅毅的英雄行为所創造的奇迹,在阿里藏民的口中象神話一样的传誦着。

到达噶尔昆沙之后,探路队又以二十七名共产党员組成一支輕騎队,每人三匹馬,自南而北经过斑公湖、野馬滩、乞台大坂,越过桑株大坂,勘查出另外一条駱駝队勉强可行的道路。几年来,桑株庞大的駱駝运输队,就沿着第二条路綫,“脚踏白云,头頂天”,与高山、洪水、风雪、戈壁展开搏斗。在昆仑山里,战士們用血汗写下千百篇动人的英雄事迹。作家真要是化点笔墨写写他們,“写几